

周

書

六



列傳第十五

周書二十三

蘇綽

令狐

德榮

等撰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太祖餞于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

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

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泄竟不
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卧而聽
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
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
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
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
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
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
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

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
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
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方欲革
易時政務弘彊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
贊成其事減官貲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
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
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竝古之
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
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

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
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
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
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
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
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
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
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
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三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
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
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
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
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
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
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
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

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穰賦差輕衣食不切
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
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
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
亶中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
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
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
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

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
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
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
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
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
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
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
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
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

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表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

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夫
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
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
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
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
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
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
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
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

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竝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竝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

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
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
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
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
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
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
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棟榱之用也今之選舉
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
養而爲卿相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

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

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
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
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
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
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
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
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
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